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偽經考

(上)

康有爲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考 經 偽
(上)

著爲有康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種

魏 經 纂 著

王 雲 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偽經考目錄

南海康有爲學

秦漢六經未嘗亡缺考第一	一
史記經說足證偽經考第二	一一
漢書藝文志辨僞第三上	三九
漢書藝文志辨僞第三下	七九
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辨僞第四	一〇三
漢書儒林傳辨僞第五	一〇九
漢書劉歆王莽傳辨僞第六	一二五
漢儒憤攻偽經考第七	一四一
偽經傳於通學成於鄭玄考第八	一四九
後漢書儒林傳糾謬第九說文序糾謬附	一六九
經典釋文糾謬第十	一八一
隋書經籍志糾謬第十一	二〇五
偽經傳授表第十二上	二二一

偽經傳授表第十二下.....二五九

書序辨偽第十三尙書篇目異同真偽表附.....二八七

劉向經說足證偽經考第十四.....三三三

吾爲偽經考凡十四篇。敍其目而繫之辭曰。始作偽亂聖制者。自劉歆布行偽經。纂孔統者。成於鄭玄。閱二千年歲月日時之綿。聚百千萬億衿纓之問學。統二十朝王者禮樂制度之崇嚴。咸奉偽經爲聖法。誦讀尊信。奉持施行。違者以非聖無法論。亦無一人敢違者。亦無一人敢疑者。於是奪孔子之經。以與周公而抑孔子爲傳。於是掃孔子改制之聖法。而目爲斷爛朝報。六經顛倒。亂於非種。聖制埋瘞。淪於霧霧。天地反常。日月變色。以孔子天命大聖。歲載四百。地猶中夏。蒙難遭閔。乃至此極。豈不異哉。且後世之大禍。曰任奄寺。廣女色。人主奢縱。權臣篡盜。是嘗累毒生民。覆宗社者矣。古無有是。而皆自劉歆開之。是上爲聖經之篡賊。下爲國家之鴆毒者也。夫始於盜篡者。終於卽真。始稱偽朝者。後爲正統。司馬盜魏祚。紹忠曹節。矯制張奐。習非成是。之後。丹黃亂色。甘辛變味。孤鳴而正易之。吾亦知其難也。然提聖法於既墜。明六經於闇習。劉歆之僞不黜。孔子之道不著。吾雖孤微。烏可以已。竊怪二千年來通人大儒。肩背相望。而咸爲瞽惑。無一人焉。發奸露覆。雪先聖之沈寃。出諸儒於雲霧者。豈聖制赫聞有所待邪。不量繇薄。摧廓僞說。犁庭掃穴。魍魎奔逸。雲散陰豁。日耀星呀。冀以起亡經。翼聖制。其於孔氏之道。庶幾禦侮云爾。

光緒十七年夏四月朔。南海康有爲廣廈記。

述敍既訖。乃爲主客發其例曰。客問主人曰。偽經何以名之新學也。漢藝文志號爲古經。五經異義稱

爲古說。諸書所述。古文尤繁。降及隋唐。斯名未改。宜仍舊貫。俾人易昭。主人喟然曰。若客所云。是猶爲劉歆所給也。夫古學所以得名者。以諸經之出於孔壁。寫以古文也。夫孔壁既虛。古文亦賈僞而已矣。何古之云。後漢之時。學分今古。既託於孔壁。自以古爲尊。此新歆所以售其欺僞者也。今罪人斯得。舊案肅清。必也正名。無使亂實。歆既飾經佐篡。身爲新臣。則經爲新學。名義之正。復何辭焉。後世漢宋互爭。門戶水火。自此視之。凡後世所指目爲漢學者。皆賈馬許鄭之學。乃新學。非漢學也。卽宋人所尊述之經。乃多僞經。非孔子之經也。新學之名立。學者皆可進而求之。孔子。漢宋二家退而自訟。當自咎其夙昔之昧妄。無爲謬訟者矣。客又問主人曰。別僞文。正新名。既得聞命矣。主人所著毛詩僞證。古文尙書僞證。古文禮僞證。周官僞證。明堂月令僞證。費氏易僞證。左氏傳僞證。國語僞證。古文論語僞證。古文孝經僞證。爾雅僞證。小爾雅僞證。說文僞證。既徧攻僞經。何不合作一書。滄海之觀。既極。犂軒之幻。自祛。發蒙曉然。絕其根株。離而貳之。鄙猶惑諸。主人曰。僞經雖攻。然其蒂附深遠。未能盡去也。百詩證王肅之僞書。而王書自行也。司馬證劉炫之僞傳。而劉傳自傳也。吾採西漢之說。以定孔子之本經。亦附新學之說。以證劉歆之僞經。眞僞相校。黑白昭昭。是非襮襮。雖有蘇張。口吐舌橋。無事腐聚於此。致啓曉曉。客又問主人曰。主人之於文字。既攻許學之僞矣。然三古之眞字。不傳。後世之野文。日增。傳流有緒。無如說文。雖亂淄澠。猶有寄君。若舍浚長。將何依因。主人曰。文字之別。有戶有門。尋端繹緒。承變相因。若欲復篆。中隔漢隸。難逾此關。魏晉爭亂。書體難越。更難求真。唯開元之定今隸。爲後世之矩繩。於今用之。正極爲衡。開成石經。千祿字書。九經字樣。五經文字。依此寫定。是師是承。其張唐二本。如桃

槐聚刊說文石經兩體並存。九經字樣。不言石經。然曰經典相承。卽石經之類也。考中郎刊正本主今文。南閣稽撰專宗古學。今尊石經。其諸雅正歟。門人好學。預我玄文。其贊助編檢者。則南海陳千秋。最勤而敏也。其校讎譌奪者。則番禺韓文舉。新會林奎也。

僞經考卷一

南海康有爲學

秦焚六經未嘗亡缺考第一

按後世六經亡缺歸罪秦焚。秦始皇遂嬰彌天之罪。不知此劉歆之僞說也。歆欲僞作諸經。不謂諸經殘缺。則無以爲作僞竄入之地。窺有秦焚之間。故一舉而歸之。一則曰書缺簡脫。漢書藝文志楚元王傳。一則曰學殘文缺。漢書楚元王傳。又曰秦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。漢書儒林傳。史記儒林傳亦竄入。

又曰秦焚書。書散亡益多。史記儒林傳竄入。學者習而熟之。以爲固然。未能精心考校其說之是非。故其僞經得乘虛而入。蔽掩天下。皆假校書之權爲之也。今據史記及諸傳記條別證之如左。

三十四年丞相臣斯昧死言。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。非博士官所職。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。悉詣守尉雜燒之。令下三十日不燒。黥爲城旦。所不去者。醫藥卜筮種樹之書。若有欲學法令。集解徐廣曰。一無法令二字。以吏爲師。制曰可。史記秦始皇本紀。

按焚書之令。但燒民間之書。若博士所職。則詩書百家自存。夫政斯焚書之意。但欲愚民而自智。非欲自愚。若并祕府所藏。博士所職而盡焚之。而僅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。是秦并自愚也。何以爲國。史記別白而言之。曰非博士所職藏者悉燒。則博士所職。保守珍重。未嘗焚燒。文至明也。又云若有欲學。以吏爲師。吏卽博士也。然則欲學詩書六藝者。詣博士受業則可矣。實欲重京師而抑郡國。彊幹弱支之

計耳。漢制郡國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。猶因秦制也。夫博士既有守職之藏書。學者可詣吏而受業。詩書之事尊而方長。然則謂秦焚詩書六藝遂缺。非妄言而何。然而二千年之學者。遂爲所惑。雖魁儒輩出。無一人細心讀書。祛其僞妄者。豈不異哉。

或疑始皇紀云。今天下已定。法令出一。士則學習法令辟禁。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。以非當世。然則秦焚書之意。蓋深忌士之學古。而專欲其學習法令。豈焚書之後。尙有聽習詩書之制。則所謂欲學者以吏爲師。必爲學法令明矣。釋之曰。秦焚詩書。博士之職不焚。是詩書博士之專職。秦博士如叔孫通。有儒生弟子百餘人。諸生不習詩書。何爲復作博士弟子。旣從博士受業。如秦無以吏爲師之令。則何等腐生敢公犯詔書。而以私學相號聚乎。不師今而學古。乃一時廷議之虛辭。至詣博士受詩書。則一朝典制佐驗顯然。必不能以虛辭顛倒者矣。朱子語類。亦有秦只教天下焚書。他朝廷依舊留得之說。見卷一百三十八。

古者天下散亂。莫能相一。是以諸侯並作。語皆道古以害今。飾虛言以亂實。人善其所私學。以非上所建立。今陛下并有天下。辨白黑而定一尊。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。聞令下。卽各以其私學議之。入則心非。出則巷議。非主以爲名。異趣以爲高。率羣下以造謗。如此不禁。則主勢降乎上。黨與成乎下。禁之便。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。蠲除去之。令到滿三十日弗去。黥爲城旦。所不去者。醫藥卜筮種樹之書。若有欲學者。以吏爲師。始皇可其議。收去詩書百家之語。以愚百姓。使天下無以古非今。明法度。定律令。皆以始皇起。史記李斯傳。

按秦始皇本紀云。若欲有學法令。以吏爲師。徐廣曰。一無法令二字。以李斯傳考之。云若有欲學者。以吏爲師。無法令二字。此爲當時令甲。故史公錄之。無一字異。二文互證。然則法令二字。爲劉歆所竄亂者。可見矣。徐廣所見。猶是史公原本。十二諸侯年表云。爲成學治古文者。要刪焉。徐廣曰。一云治國聞。亦是史公原本如此。然則史記若是之類。其爲歆所竄者。皆可以此推之矣。

侯生盧生相與謀曰。始皇爲人。天性剛戾自用。起諸侯。并天下。意得欲從。以爲自古莫能及己。專任獄吏。獄吏得親幸。博士雖七十人。特備員弗用。丞相諸大臣。皆受成事。倚辨於上。上樂以刑殺爲威。天下畏罪持祿。莫敢盡忠。上不聞過而日驕。下懾伏謾欺。以取容。秦法不得兼方。不驗輒死。然候星氣者。至三百人。皆良士。畏忌諱諛。不敢端言其過。天下之事。無大小皆決於上。上至以衡石量書。日夜有呈。不中呈不得休息。貪於權勢。至如此。未可爲求僊藥。於是乃亡去。始皇聞亡。乃大怒曰。吾前收天下書。不中用者盡去之。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。欲以興太平。方士欲練以求奇藥。今聞韓衆去不報。徐市等費以巨萬計。終不得藥。徒姦利相告日聞。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。今乃誹謗我。以重吾不德也。諸生在咸陽者。吾使人廉問。或爲妖言以亂黔首。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。諸生傳相告引。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。皆阬之咸陽。使天下知之以懲後。益發謫徙邊。史記秦始皇本紀。

按秦雖不尙儒術。然博士之員尙七十人。可謂多矣。且召文學甚衆。盧生等尊賜甚厚。不爲薄也。阬者僅咸陽諸生四百六十餘人。誣爲妖言。傳相告引。且多方士。非盡儒者。漢鉤黨殺天下高名善士百餘人。然郡國不遭黨禍之士。尙不啻百億萬也。伏生叔孫通卽秦時博士。張蒼卽秦時御史。自兩生外。魯

諸生隨叔孫通議禮者三十餘人。皆秦諸生。皆未嘗被阮者。其人皆懷蘊六藝。學通詩書。逮漢猶存者也。然則以阮儒爲絕儒術者。亦妄言也。

二世皇帝元年。令羣臣議尊始皇廟。羣臣皆頓首言曰。古者天子七廟。諸侯五大。大夫三。雖萬世世不軼毀。今始皇爲極廟。四海之內。皆獻貢職。增犧牲。禮咸備。毋以加。先王廟或在西雍。或在咸陽。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。自襄公已下。軼毀所置。凡七廟。史記秦始皇本紀。

此議與穀梁王制。禮器荀子合。博士之議固存也。

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。太史公曰。斯知六藝之歸。史記李斯傳。

沛公至咸陽。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。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。史記蕭相國世家。

按焚書在始皇三十四年。阮儒在始皇三十五年。始皇崩於三十七年七月。戌卒陳涉反於二世元年七月。李斯誅於二世二年七月。漢高祖入咸陽。在二世三年十月。自焚書至陳涉反。凡四年。至高祖入關。凡六年。自阮儒至陳涉反。凡三年。至高祖入關。凡五年。阮焚之後。尙有荀卿高弟。知六藝之歸。李斯其人者。爲丞相。死於陳涉反後。阮焚至漢興。爲日至近。博士具官。儒生甚夥。卽不焚燒。罪僅城旦。天下之藏書者。尤不少。况蕭何收丞相御史府之圖書哉。丞相府圖書。卽李斯所領之圖書也。斯知六藝之歸。何收其府圖書。六藝何從亡缺。何待共王壞壁。忽得異書邪。事理易明。殆不待辨。

後陵遲。以至於始皇。天下並爭於戰國。儒術旣絀焉。然齊魯之門。學者獨不廢也。及高皇帝誅項籍。舉兵圍魯。魯中諸儒。尙講誦習禮樂。絃歌之音不絕。豈非聖人之遺化。好禮樂之國哉。故孔子在陳。曰。歸歟。歸

歟。吾黨之小子狂簡。斐然成章。不知所以裁之。夫齊魯之間。於文學。自古以來。其天性也。故漢興。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。講習大射鄉飲之禮。叔孫通作漢禮儀。因爲太常。諸生弟子共定者。咸爲選首。於是喟然歎興於學。然尙有干戈。平定四海。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。孝惠呂后時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。孝文時。頗徵用。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。及至孝景。不任儒者。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。故諸博士具官待問。未有進者。史記儒林傳。

按儒林傳言戰國絀儒。然齊魯學者不廢。又言高帝圍魯。諸儒講誦習禮樂不絕。又言聖人遺化好禮樂之國。於文學。其天性也。漢興。諸儒修其經藝。習大射鄉飲之禮。諸生弟子隨稷嗣而定禮儀。高惠文景雖不好儒。而博士之官仍具。以斯而觀。凡抱禮器之孔甲。被圍之諸儒。定禮之諸生。具官之博士。皆生長焚書之前。逃出於阬儒之外。所云講誦。所云經藝。皆孔子相傳之本。加有口誦。非城旦之刑。數年之間。所能磨滅。必不至百篇之書亡其大半。逸禮周官左傳。若罔聞知也。然則焚書阬儒。雖有虐政。無關六經之存亡。而僞經突出哀平之世。固不足攻。卽出共王安國之時。亦不足攻矣。

魯世世相傳。以歲時奉祠孔子冢。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。孔子冢大一頃。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。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。史記孔子世家。

按諸儒講禮於孔子冢。不過鄉飲大射之篇。儒林傳同。皆十七篇所有。孔子之書藏於廟。自子思至漢。凡二百餘年不絕。而孔襄嘗爲孝惠博士。忠武延年。安國。霸光。皆傳尙書爲博士。所謂傳十餘世。學者宗之也。史遷讀孔氏書。又嘗觀其藏書之廟堂。及車服禮器。又講業其都。未嘗言及孔廟所藏之六經。

有缺脫而歎息痛恨之。獻王、共王、安國所得之古文，自尙書外，有毛詩、周官、逸禮、左傳，爲孔氏世傳之所無，未嘗一贊美喜幸之。劉歆欲立古文，而孔光不助焉。然則孔氏之本，具在不缺，無古文之名，亦無後出古文之書至明矣。

楚元王交字游，高祖同父少弟也。好書，多材藝。少時嘗與魯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。伯者，孫卿門人也。文帝時，聞申公爲詩最精，以爲博士。元王好詩，諸子皆讀詩。申公始爲詩傳，號魯詩。元王亦次之詩傳，號曰元王詩。世或有之。漢書楚元王傳。

陳餘者，亦大梁人也。好儒術。史記陳餘傳。

張丞相蒼者，陽武人也。好書律曆。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，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，明習天下圖書計籍。史記張丞相傳。

酈生食其者，陳留高陽人也。好讀書。騎士曰：沛公不好儒，諸客冠儒冠來者。沛公輒解其冠，溲溺其中，與人言，常大罵，未可以儒生說也。史記酈生傳。

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。高帝罵之曰：廼公居馬上而得之，安事詩書？陸生曰：居馬上得之，寧可以馬上治之乎？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，文武並用，長久之術也。昔者吳王夫差、智伯極武而亡，秦任刑法不變，卒滅趙氏。鄉使秦已并天下，行仁義，法先聖，陛下安得而有之？高帝不懌而有慙色。廼謂陸生曰：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，何？及古成敗之國。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，凡著十二篇，每奏一篇，高帝未嘗不稱善。左右呼萬歲。號其書曰新語。史記陸賈傳。

劉敬曰。陛下取天下。與周室異。周之先。自后稷。堯封之邠。積德累善。十有餘世。公劉避桀居豳。大王以狄伐。故去豳。杖馬箠居岐。國人爭隨之。及文王爲西伯。斷虞芮之訟。始受命。呂望。伯夷。自海濱來歸之。武王伐紂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。八百諸侯。皆曰。紂可伐矣。遂滅殷。成王卽位。周公之屬。傅相焉。乃營成周洛邑。以此爲天下之中也。諸侯四方納貢職。道里均矣。史記劉敬傳。

叔孫通者。薛人也。秦時以文學徵。待詔博士。數歲。陳勝起山東。使者以聞。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。楚成卒攻蘄入陳。於公如何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。人臣無將。將卽反。罪死無赦。願陛下急發兵擊之。二世怒作色。叔孫通前曰。諸生言皆非也。夫天下合爲一家。毀郡縣城。鑠其兵。示天下不復用。且明主在其上。法令具於下。使人人奉職。四方輻輳。安敢有反者。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。何足置之齒牙間。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。二世喜曰。善。盡問諸生。諸生或言反。或言盜。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。反者下吏。非所宜言。諸言盜者。皆罷之。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四匹。衣一襲。拜爲博士。叔孫通已出宮。反舍。諸生曰。先生何言之諛也。通曰。公不知也。我幾不脫於虎口。乃亡去之薛。薛已降楚矣。及項梁之薛。叔孫通從之。敗於定陶。從懷王。懷王爲義帝。徙長沙。叔孫通留事項王。漢二年。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。叔孫通降漢王。漢王敗而西。因竟從漢。叔孫通儒服。漢王憎之。乃變其服。服短衣楚製。漢王喜。叔孫通之降漢。從儒生弟子百餘人。然通無所言。進。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。弟子皆竊罵曰。事先生數歲。幸得從降漢。今不能進臣等。專言大猾何也。叔孫通聞之。廼謂曰。漢王方蒙矢石。爭天下。諸生寧能鬪乎。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。諸生且待我。我不忘矣。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。號稷嗣君。漢五年。已并天下。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。於定陶。叔孫通就其

儀號高帝。悉去秦苛儀法。爲簡易。羣臣飲酒爭功。醉或妄呼。拔劍擊柱。高帝患之。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。說上曰。夫儒者難與進取。可與守成。臣願徵魯諸生。與臣弟子共起朝儀。高帝曰。得無難乎。叔孫通曰。五帝異樂。三王不同禮。禮者因時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。故夏殷周之禮。所因損益可知者。謂不相復也。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。上曰。可試爲之。令易知。度吾所能行爲之。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。魯有兩生不肯行。曰。公所事者且十主。皆面諛以得親貴。今天下初定。死者未葬。傷者未起。又欲起禮樂。禮樂所由起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。吾不忍爲公所爲。公所爲不合古。吾不行。公往矣。無汙我。叔孫通笑曰。若真鄙儒也。不知時變。遂與所徵三十人西。及上左右爲學者。與其弟子百餘人。爲綿叢野外。習之月餘。叔孫通曰。上可試觀。上卽觀。使行禮。曰。吾能爲此。廼令羣臣習肄。會十月。漢七年。長樂宮成。諸侯羣臣皆朝十月。儀先平明。謁者治禮。引以次入殿門。廷中陳車騎步卒。衛宮設兵張旗志。傳言趨。殿下郎中俠陛。陛數百人。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。以次陳西方。東鄉。文官丞相以下。陳東方。西鄉。大行設九賓。臚句傳。於是皇帝輦出房。百官執職傳警。引諸侯王以下。至吏六百石。以次奉賀。自諸侯王以下。莫不振恐肅敬。至禮畢。復置酒。諸侍坐殿上。皆伏抑首。以尊卑次起。上壽。觴九行。謁者言罷酒。御史執法。舉不如儀者。輒引去。竟朝置酒。無敢譴諱失禮者。於是高帝曰。吾廼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。廼拜叔孫通爲太常。賜金五百斤。叔孫通因進曰。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。與臣共爲儀。願陛下官之。高帝悉以爲郎。叔孫通出。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。諸生廼皆喜曰。叔孫生誠聖人也。知當世之要務。史記叔孫通傳。

賈山。潁川人也。祖父祛。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。山受學祛所。漢書賈鄒枚路傳。

賈生名誼。雒陽人也。年十八。以能誦詩。屬書。聞於郡中。孝文皇帝初立。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。故與李斯同邑。而常學事焉。乃徵爲廷尉。廷尉乃言賈生年少。頗通諸子百家之書。史記賈生傳。
文翁。廬江舒人也。少好學。通春秋。景帝末。爲蜀郡太守。漢書循吏傳。

右見史記漢書者。并伏生、申公、轅固生、韓嬰、高堂生、計之。皆受學秦焚之前。其人皆未阬之儒。其所讀皆未焚之本。博士具官者七十。諸生弟子定禮者百餘。李斯再傳爲賈誼。賈祛一傳爲賈山。皆儒林淵源可考者。統而計之。其一、博士所職。六經之本具存。七十博士之弟子。當有數百。則有數百本詩書矣。此爲六經監本不缺者一。其二、丞相所藏。李斯所遺。此爲六經官本不缺者二。其三、御史所掌。張蒼所守。此爲六經中祕本不缺者三。其四、孔氏世傳。六經本不缺者四。其五、齊魯諸生。六經讀本不缺者五。其六、賈祛、吳公傳。六經讀本不缺者六。其七、藏書之禁。僅四年。不焚之刑。僅城旦。則天下藏本必甚多。若伏生、申公之倫。天下六經讀本不缺者七。其八、經文簡約。古者專經。在諷誦。不徒在竹帛。則口傳本不缺者八。有斯八證。六藝不缺。可以見孔子遺書復能完。千歲蒨說可以祛。鐵案如山。不能搖動矣。

